

诗文原创

冬天的冰雪消融了
天气转暖
稚气的女儿
在作文中憧憬地写道：
爱美的少女们
迫不及待地
脱去臃肿的寒衣

其实，初春的夜晚
还有几分寒意
我离开久坐的诗案
给自己倒了杯热茶
并给熟睡的女儿
掖好棉被
她梦呓的笑脸
像正在含苞的花蕾

初春的生命
都想拥有一双翅膀
年近花甲的父亲
又在收拾行囊
他要南下打工追梦
在这样的时刻
我想，我应该
做个好儿子和好爸爸
从初春就努力工作
不负这好时光

初春

张绍国

写东西，不必急

刘占青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初次堆砌成篇规模的文字，往往从学写日记开始。它以小学某节语文课的最后一行作业出现，又以老师第二天要查看的第一项内容上交。虽只要求几十个字，相信不少人还是经历了一番搔首踟蹰、辗转反侧之苦，又或者以捡到钱交警察、扶老人过马路之类草草搪塞。可以说人生第一次写东西的美好，大都被其自带时限的“作业”的属性给摧毁掉了。

后来，日记不再是作业了，它不但没了压迫感，反而还成为懵懂的我们与心灵交流的一方自在天地。为了凸显它的神圣，有的小伙伴还特意买来精装的本子，把自己对成绩倒退的苦楚，对眼前事务的不解，对长大后的憧憬，甚至对喜欢的他（她）的爱慕，统统用纯真而炽热的笔锋写在里面。为防止家长偷看，还要把它藏起来，或者装上密码锁。写东西的乐趣是多么令人沉醉，就像是在给自己写情书。

其实当下的写作环境相比年少时候，并没有多大改观。即便是成年人，在写作上身不由己者多矣。各行各业都有数不清的计划总结汇报通知，熙熙攘攘地在办公室间飞驰，每个人身处其中，锁眉屏气，如受如捱，却也无计可施，一如当年老师布置的作业，有字数要求，有时间限制，有时还要与绩效挂钩。更不用提鬻文为生的作家了，若非名人大家，是万万不敢懈怠的，写得慢了还会有无法糊口之忧。本应远离喧嚣的校园亦不得幸免，求取功名者都要写论文，从入学之日起即知毕业时限、论文字数，而且还有查重率的要求！放眼四海八荒，不免长叹：可有在写东西上不着急的！

幸而时代是进步的，予人许多“馈赠”。百度、谷歌等可以说是“侠之大者”，在“江湖救急”方面颇有造诣。

按照“有奶即是娘”理论，百度以文字的哺育解人困顿，在坊间赢得“度娘”一名。当然，因为质量的劣和出品的假，还须低调为好，如皇帝的新装，大家心照不宣，互不较真，得过且过。一旦玩得大了，被当众戳穿，难免落得个上的了台下不来台的下场。

但是，这样“急出来”的东西是文章吗？抑或只是白纸黑字的“东西”？窃以为不可混淆。若只当是应付综合部门的无奈之举，反倒凭着为本职业务挤出大把时间而有情可缘，千万不可如某些流量小生，睁眼说瞎话，自诩为文。

王立纯把自己的作品称为一盘精心调制的怪味豆，不哗众取宠，但确是人间一味。梁实秋则讲得更加真切：“吾爱！莫看轻我的文字呵！都是些殷红的血点呢！”真正的文，是充满个性的思想的凝结，在头脑中云蒸霞蔚，于笔尖冷静思考，积累成墨，淌出的几行字。所谓倚马可待，不能只看其挥毫泼墨的沉静潇洒，而不见其才华思辩的风雷激荡。

写东西是厚积薄发、水到渠成的过程，只有长期的快马加鞭耕耘不辍，才能得那“惊回首，离天三尺三”的硕果万千。廉价的复制粘贴左右抄袭，只能使人们在一个有限的圈子里打转，靠不良的自我循环苟延残喘。写东西如果没有一点自己深峻的思索和超越性的观点，起码是在精神上污了自己，也污了旁人。

要写出一些好东西，就要有对生活的强烈情感和严肃态度。如画家写生，文人游学，只有长期深入生活，方可收获“待人尘寰，与众悲欢，始信丛中另有天”的创造之源。写东西，不必急，哪怕精力有限、生命有长，但以我们的拙笔取沧海之一滴，折射生活的光辉一缕，不也值得灿烂吗？

雪韵
故宫



一路丁香花开

青苗

路是什么呢？路是一条引领你不断向前，再向前，直达一处风景，一处圣地，或是一个圆满的答案。在每个人的心灵深处，都有一条通往幸福的路。

记得在多年以前，在东北老家的后山上，有一处“世外桃源”。那里有花，有果，有村社，有人家，像极了一幅美丽的山水画平铺在大山深处。就在通往“世外桃源”的小路两旁，生长着一丛丛丁香树。在东北老家，每年一进入五月，正是丁香花开的季节，一树树纤细的腰肢，随风轻轻摇曳。人在树下，轻嗅芬芳，惬意而悠闲！

那时我常常在放学后，约上同伴，我们要翻过后山，来到那丁香树下，踮起脚尖，轻闻花儿的芬芳，欣赏她摇曳的风姿。那一串串美丽的花朵，就像一张张温柔可爱的笑脸，绽放青春美丽的容颜。它们或纯白如雪，或淡紫如烟，透着清纯和静美，更有一份雅致和嫣然。微风习习，一棵棵紫丁香，或细语低喃，或抚琴轻唱。无论是哪个痴颠无理的小孩，只要来到花树下，就会变得柔肠百转，温情无限。我把花儿放到唇边，轻嗅芬芳。就在不经意间，触碰到花叶，立时苦汁从舌尖钻入心底。苦，是那么地纯粹，不带有任何的其它滋味，苦到心，苦到肺！

有一年我得了病，吃了很多的药，也没见得好转。老妈到处打

听治疗疾病的秘方，听说用苦丁香的枝叶打荷包蛋吃很有疗效。于是，每天清晨，老妈去后山采来丁香的枝叶，洗净，在锅里烧开，再打上一个荷包蛋。丁香叶在墨绿色的汤里漂浮着，嫩白的荷包蛋也染成绿色的了。我瞟了一眼，大碗里冒着热气，只抿了一小口，那苦到心底里的味道立即钻入我的鼻孔，我连连呕吐起来。老爸每每看到这时，把荷包蛋汤端到我面前，他就会笑着对我说“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喝下它，病就会好了。”我接过来，就着他的这些大道理，“咕咚，咕咚”地喝下那一大碗丁香荷包汤，喝下了老爸的“良药”，喝下老妈的“秘方”。这样坚持了一个月，我的病慢慢好了，而对丁香的情结，便又深厚了许多。

我们一直都在寻找幸福之路，只是世间的路千条万条，有哪一条路更适合自己？那就要走上一遭，亲力亲为才行。一路走着，踏着泥泞坎坷，也许风雨之后，彩虹高挂万里晴空；也许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又一村美景。幸福其实很简单：有一个和睦温暖的家，有一个共同奋斗的目标，相扶相携，同甘共苦。即使生活得清贫，却有一股子力量，不断地推动着你前行。就像一直走在开满丁香花的路，有她日日陪伴，花香便可弥漫小屋，幸福就来到了身边。这是人生多么美好的境遇啊！

副刊征稿

- 1.生活散文、随笔、书评类文字作品，字数1200字左右。
 - 2.摄影、书画、漫画等图片作品，请以jpg格式投稿。
- 欢迎爱好写作，有自己原创作品的朋友来稿。

副刊投稿邮箱：
fukan0926@126.com